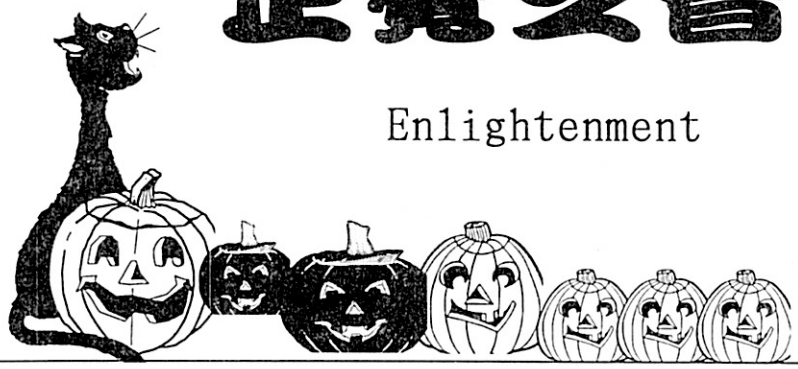
1997 年 10 月 出刊　　第 9 期

正覺之音

Enlightenment

發行人：印順導師基金會
Yin-Shun Foundation
發行處： 28 Ashbrook Drive
Edison, NJ 08820
Tel: (908)381-9708
Fax: (908)381-9709
編　輯：正覺之音編輯組
19 Kingwood Road
Scarsdale, NY 10583
Tel: (914)472-7866
Fax: (914)962-0038
臺灣聯絡處: 臺北永和中山路一段
127 號 6 樓
Tel: (02)927-9517



高擎慧炬，洞照自他

仁俊法師四月十二日講於
臺北慧炬佛學社
明忍記錄

俗囿「識閾」致困久，趣海浮沉形倏異，
　識滅覺圓釋迦尊，妙無上慧佛眼開。
整體文化詮「法界」，透闡精微絕蔽遺，
　懃懇思修二相成，高擎慧炬光輝耀。
大強久擎光波溢，導察三業剿「住地」，
　潛幽昧蠢沉耐治，四事洞照自趣覺；
　覺踐眞積啓他效，他效展傳效交加；
　慧友成群炬交照，灼破彼此造祥光。

諸位法師、諸上善人：

本人今天來慧炬社講的題目：『高擎慧炬，洞照自他。』分兩個層次講：

本期目錄

高擎慧炬，洞照自他——仁俊法師 1
世尊對頭陀行的看法——繼如法師 8
『無諍之辯』導讀——黃國達 10
大乘三系的商榷——印順導師 15
消息一則——印順導師基金會 17
佛法在生活中的應用——辜陽 18
佛法是救世之仁——印順導師 20
瑣語代信通聲氣——仁俊法師 22
佛學獎助學金——基金會 24

一、高擎慧炬

「俗囿『識閾』致困久」：一般人的心態，在未趨證真理之前，都是屬於世俗心識，全在自我意識中活動，限在狹小的、短淺的『我見』

和『我所』中盤錯循迴，看不清楚眼前的一切，因此許久以來，就被困陷在生死流轉中，備受苦迫。

「趣海浮沉形倏異」：從佛法的觀點來看世間眾生，我們都在六趣的生死大海中流轉。不過，佛法所說的『趣』分爲兩類：1.『惡趣』2.『出世間趣』。『惡趣』是現在作了惡業，死後所感受的苦報，這樣的生命，在生死海中久久地倏而浮起，驟而沉溺，頭出頭沒，感不到決定的、端正的人身。佛典裏稱之爲『異生』--有漏道中感受到的時好時醜，而大多數都是穢陋、賤俗的面貌。『出世間趣』，由於宿世的善因與現生的勝緣，從佛法的修學中，漸漸地降伏、減損、進而超脫有漏，獲得了決定的、端嚴的人身；從殊勝人身中所具有的慧善，則能了解相對的現象世間而不著，也能了解絕對的出世(不捨眾生)而能度。

「識滅覺圓釋迦尊」：就出世間趣更進一步說，佛陀是出世間的『上上趣』，因爲他畢竟圓覺了世出世間無上、無邊的一切德慧，完全斷盡了一切有漏識。有漏眾生身心中的識，都離不開『四識住』--住於『色、受、想、行』四者中，取著人法而起惑造業，昧逸顛墜。到達了佛陀境地，則完全轉成清淨識了。所以，釋尊的動靜語默，行住坐臥，完全超脫了一般心、意、識的相對活動，成爲人天共同尊重的『無上士』。修學無上法的吾人，亟應念念防範、糾察有漏心、意、識的活動，此爲領略、仰效而承續無上士的唯一要訣。

「妙無上慧佛眼開」：釋迦佛的圓徹覺悟，可用『妙慧』和『無上慧』來形容。什麼是『妙慧』？釋尊對世出世間的普遍真理，整體地徹悟得窮源盡委，面對一切，了無障礙，隨心所欲的出入自在，故稱爲『妙慧』。大小乘經中往往以蓮花來稱歎阿羅漢的清淨，也以蓮花讚揚佛果的功德。蓮花的特徵--不即不離，它雖『出於淤泥而不染』，所以不即；『亭亭玉立』與世間相見，不孤芳自賞，所以不離，這象徵著佛陀的寂滅絕待與展施如幻的繁興大用。中國藥書上說蓮花從藕根、莖幹、蓮子、花瓣到荷蓋，一一都有其滋補與清涼(消炎)的藥效，沒一些些廢棄的，這也象徵著佛果的功德具足，能任運地發揮無盡力能。什麼是『無上慧』？釋尊從平等空慧中開示出的的究竟正道，就像一條最坦穩而直捷的高速公路，車輛在上面行駛，保證安全自在暢通，眾生乘上了這輛大車，獲得佛陀的加持--用智慧觀察一切，一直地向上、向善，向清淨邁進，久之，則能確決體解而透達一切事理。佛陀的智慧給我們的導向，其作用：能令我們對『身心、自他、自我』獲得決定性的覺了，超越一切困惑。這般覺了--兩隻眼睛，一般人雖有兩隻眼睛，所見的實在太有限了，連自己和面對的一切都看不清，遑論出世間的實相！徹證妙無上慧的世尊，『佛眼』開豁得洞照一切，憑這種眼所見所說的無盡法門，一一的輻射出無邊光力，將眾生導脫得內不爲身心所困，外不被塵境所轉，直直平平地展大步武趣佛道。佛從淨慧中洞照得無遺無礙，我們也該從『自淨其意』中，一直接上去，豁開來喲！

這裏附帶提一下，學無上妙慧的大乘行者，心跡總是超絕得淨淨落落，自自然然地被世間稱爲『上人』。廣義的『上人』，通於在家出家，所以凡是清淨坦廓，能勝解或淨契實相，探豁出永恆性的大頭面者，都可稱其爲上人。這樣的上，離開妙無上慧，便永遠沒分了。

「整體文化詮『法界』」:佛法是文化，也是文明，這留到後面講。現在簡括地說，佛陀都從整體詮闡一切問題，世間文化--不論是中國的儒家文化，或是其他的神學、哲學乃至科學等等，都是側重世學而不談出世法的。由於許多人聽不到出世法，所以對正法便缺乏理解，因此對世出世間的整體文化、文明，不克全面領悟。

「整體文化」的內涵是什麼?整體文化，可稱之爲『法界』文化; 法界的釋義，分兩層說:一、法:1.『染污法』，2.『清淨法』；二、界:1.『因』義，2.『類』義。佛法的整體文化，約世間方面說，即通常所說的六道眾生，此六道眾生都在生死海中流轉不已，構成流轉的動力--惑業，由惑業而招感苦惱的果報，天與人雖屬善道，但由於善惡相雜，惡抵消了善，很快便掉落下來，所以稱之爲染污法界。從出世間方面說，即通常說的『四聖法界』，聖者們所感得的果報，雖有偏圓與淺深之別，但大體說，都是歸於究竟清淨。釋迦佛所說的一切法門，最重視一個字--『因』，所以他常說:『我論因說因』。善惡相雜的世間有情，無一不與過去久遠的叢叢宿因有關，世間智者識不透如此交錯複疊的久遠因素，也就提不出解決世間苦惱的好方法來。世尊洞見了一切有情久遠流轉的潛因，從他徹悟的清淨法界(性)中，提出啓導一切迷昧者趣入覺境的方法--離一切苦，得究竟樂，因此釋尊圓覺的法界，應稱之爲整體文化。

「透闡精微絕蔽遺」:釋尊所徹悟的整體文化，把世出世間一切「法相」的精微，莫不剖析得剔透洞照，所以他所闡示的任何法門，其界定都井然有序，不相雜亂。菩薩在因地修學中，諦觀一切，總是「精」嚴、精進、精闢得無微不揭，無深不至，以故，一旦到了佛地，便真箇成爲『正遍知』的大聖，最極真實的光力與德能破盡了一切障礙，成爲永永覺導世間的『法』與『律』。「精微」的超特作用、效治--盡「絕蔽遺」，到此地步，三業就活在化境中了。依佛法本義說，一切都是因緣的相待相依、相資相成的存在，換句話說，沒有一個實在、獨存、主宰的我。凡俗眾生最大苦惱的總根--愚癡，這障蔽世出世間一切事理的真相，由此而執著實有的人我、自、他，也由此而引起我所有的實在感，種種最熾烈的煩惱大火，就這樣久久醞釀而爆發出來，這都爲著追求財富和保護自己的生命，演出纏鬥相殘的肝腦塗地的無盡悲慘畫面!依佛法說，眾生由於過去愚癡的繫縛，障「蔽」了智慧的觀照，引起種種顛倒；由於現生貪愛的觸染，引發頑強的執取『因子』，遺留下來無盡的糾葛--捆綁自己。修學佛法，首須著力對治的:一癡，二貪。從佛法智觀、智覺中，徹底破除了過去世的一切惑障，對過去世間智者所倡說的言思謬偏處，也察糾、透脫得淨淨落落--智不前蔽。有了淨落落的觀行作底襯、做前導，內存與外現的一切，可說都與自我絕緣了；不從自我動念的，貪著便萌滋也竄襲不上心頭，盡活在光天化日中--行無蔽遺。像這般不蔽、不遺，整體精微而清淨的文化、文明，祇有釋迦佛始能從圓徹的大覺中通盤地揭示出來!

「慧戀思修二相成」:學佛法須把定『自依止、法依止』的佛囑，自依止並非依靠自我，乃是指的我們每個人都具有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。人類的六根和一般動物的截然不同，尤其是人類的意根(精神界主體動力)，經過優良培訓而善加利用之、淨化之，則能創建清淨世界，所以大乘經說:『心淨則國土淨』。

相反地，錯用了六根，『心染則國土染』了，因此，佛陀特別重視人類的六根。引導六根傾向於正常、正大的發展、發揮、發達，就得從『正聞』著手、注力。『正聞』--聽聞到的道理，不是一般泛俗的世間理論或戲論，乃是希有的妙理，此妙理須透過正聞始能領會，這就顯出正聞的重要了。對正聞最具啓導、點活性的--親近善知識、正聞薰習。不論在家出家，從善知識聞熏正法，從正法中深治謬妄，眼光和心地就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短淺、促狹，從新知見中漸漸呈現出廣而淨的義境--透脫一般情境，坦坦決決地邁向高層次生命的前途了。

正聞中體持正見，正見決得不昧疑，則能表現不悖事理的淨行--『正思惟』。正思惟中專注諦察久了，止觀相應中趣發的:一、發厭離心，對佛法總綱的四諦染與淨兩重因果，體認的分明的決，紮奠轉凡成聖之基。二、發菩提心，從悲智相應中無著無了地廣度苦惱眾生，在在處處練培出挺特的志性與眼界，體現著佛法也(吸)得著眾生。正思，佛法內在化--成爲自己的、自動的，學得真的上路的，叫做『修』。這時，應止的不妄動，應觀的能深入，定和慧大致能融合了。學佛法由淺入深，經歷了這三個階段，方稱得上佛法中人。這三慧校量起來，聞慧好像很淺，其實非常重要，因爲必須所親近的善知識，教理的透明度純正，慧悟的證入也很深廣，聽他說的，看他做的，『如法如律』，能引發勝解，逗起淨行，這麼熏闡得深入深應，思慧堅確得不受惑，修慧整貫得能伏惑，法門--三解脫門進得去、出得來，(在家者)巧用厭離心，(出家者)猛發菩提心，才能成爲大乘根器，展施出(得無貳的)『大人』作略。這樣看，就顯出聞慧非常重要；沒有這等聞慧作導進者，總是在佛法門外搖擺顛盪，一不小心，便被境界風捲走了!

「高擎慧炬光輝耀」:由聞慧、思慧進入修慧，最重要的--懃懇，『懃』底下加一心字，和普通的精勤不同，乃是完全集中心力、意念於敬慎中，專注得不令滑動，察照得明淨不昧，因此，心之存持，身之表現，口之說演的，都一致地懇到堅實，能這樣才能體印智(與)法，才能運用而不離於智法，把智慧之炬高擎得光輝煥發，永不低沉，對人間的一切看得清、做得好，作爲『成熟眾生，莊嚴佛土』的資糧。

近年來我時常聽說:現代人知識與智慧都進步了，我卻說:知識進步了(包括世俗智)，智慧退步了，舉事實說，現在許多人(甚至出家者)，其心眼多半側注在經濟上，當然，要國家強，要道場興，沒有經濟力量作後盾，說什麼都成爲空話。但是，一般人追求經濟的集中點:圖享受，並且視之爲生命安度之基，覺得物質受用既精美充裕，精神感受也悠然暢舒了，即此爲足。就這樣，泰半的人眼光短淺(不近於斷滅即墮於常倒)，忽視了過去與未來。如此的經濟觀念，說實話，簡直成爲經濟之奴了!從學佛的立場說，固然不能忽視經濟，但是，更重要的乃屬於聖教的智慧；聖教中的導啓--悟入真理，肯認、體踐得與這般真理有了深度相應，言行上流露的種種，便成爲光明的慧炬，把許多墮入迷霧疑雲中的眾生導扶出來。如果像一般只注重經濟欲的規畫、滿足，福報大了，隨心所欲，在家人建高樓大廈，出家人開大道場，就認爲是智慧、是福報，誤以爲把福報當作智慧，其實，卻因福報毀滅了智慧!中國俗諺--『福至心靈』這句話，太誤人了!中國文字訓詁，有的非常精確，有些負面作用則很大，例如訓『福』爲『備』爲『順』就是一例。因此，有了福，處境順遂了、足備了，就衍生出『福至心靈』的錯謬感；連有些出家人也還是活躍

在此種錯謬中。目前，中國佛教表面的熱興，掩蓋了純淨的佛法，半由於此。真有心於佛法的出格者，總是致力高擎慧炬，將慧炬之光灼破了泛俗的此種錯謬感。

二、洞照自他

「**大強久擎光波溢**」：佛法的智慧--開示有情徹底地照見自己和面對的一切，其本性究竟是什麼?修學佛法的，大致每天都念心經：『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』，這個空，就是洞照了內內外外的一切，都是五蘊幻合成的--了無實體或定性可得；遣除了實體和定性執著，則不受自我困脅，淨燦的慧炬之光，從此不離於眼前。大空『無住』中的慧觀、慧力無間地增上得福德充實，內發的精誠強大不已，才能久遠地高擎慧炬，慧炬的光波、光潮新新疊疊地湧溢無盡，普照一切。通常以『大雄大力大慈悲』形容佛陀的德性、德行，試問：佛陀的『大雄大力大慈悲』究由什麼形成的？答：從『大有（非外道大有說）大空』中形成的。就大有方面說，世間的一切，不論可見的、不可見的形形色色，林林總總，極難清估的一切，總稱之爲『大有』。這樣的大有，從佛陀的眼光看來卻是大空，從淨慧中徹悟了大空（『畢竟空』）的佛陀，面對大有，掃蕩了種種相對的妄執，站在中道立場，把一切都看清楚了，譬如萬里晴空，光明普照，在高空中攝影，把所有的景象，事物，都攝映得清晰無遺。泛俗者面對大有，不了解大有究竟是什麼，所以就被它困吸著。中國古哲造字對這就顯出高明了；有字外面加一個框，這個框就是古文圍字，令人意味著把我與我所有的看作實在，就會被它困得沒自由了。佛證入了大空無相的真理，於大空中優遊行化，不像二乘聖者那樣證空即儘快入滅，總是於熱誠感應中到處度化，任運地豁露出他那大雄大力大慈悲的絕待精神。『常隨佛學』的大菩薩們，面對泛俗者所執爲大有的，早已體悟得盡是大空了，因此能於大空中積極地展施、發揮大願大行，學得死不怕，修得活不喜的絕對觀行，練成『紹隆佛種』的『定性聚』，億億劫後承補大雄大力大慈悲的無上法王位。

「**導察三業剿『住地』**」：住地，是佛法中特有的術語，共有五種，今不一一詳說，只說明其重點。『住地』：世俗眾生總是活躍或沉墮在或粗或細的苦惱中，被它嗾弄得頭暈目眩，怎也跳不出它的阬陷；『三界藏』就這麼形容有情的住著。修學佛法，大驚得從三界藏中頓時振躍起來，才會一直地邁向三解脫門。真能導向、察照解脫門的淨光--慧炬，我們的手臂挺練得直捨世財，直荷正法，將『三業』過非痛剿、追剿得少之又少，昭昭豁豁地與三寶相通、相見，才會循著正道，大踏步直趣三解脫門，直入直出直透底（越頂）。

「**潛幽昧蠢沉耐治**」：學佛法學得洞照自他，覺自導他，必須從絕大功力中貫注心血，拋卻自我，才能從佛法回應中通消息、握轉機。學習佛法的人，大致都知道什麼是『善性』，什麼是『惡性』，理性穩定，理智清醒時，也都知道止惡行善；至於什麼是『無記性』，許多人則茫昧無知了。無記性，約它的染污邊說，就是『無明』的代名詞，凡俗眾生身心深處，潛藏的雜染印象錯綜複叢得莫可名狀，因之，蠢昧的活動極難測知。要知道，就必得從智觀中細細思惟，深深諦察，沉耐得極堅卓、鎮毅，直刺刺地透入，才能漸漸地見到無記性的昧細蠢動，久久的明細，頓猛得透脫無記遮蔽，智觀照了中的一切，才獲得正而深的進展。這就同一個潛水員一樣，要把游泳術培練得高明，

就得裝備完固、精良，耐性的逐漸潛沉深海，透過了黝暗細雜的障擾，才能深入海底，察見、欣賞無盡的勝異境界。學佛法也是這樣，亟須集中心智，突破、越過了無記性，將惡性堵截得不作祟、逞縱，善性從智觀中操持，增長得『明觸』(相似)勝義，事行上體勘得不離勝義，煩惱才會不能毀害身心。學佛法不論在家出家，所必須了解的事理完全一樣，由於理性一如而事相萬殊，將事相一一都導歸理(智)性證印，就須沉耐得極透，佛法超勝於世學處，全面整體的通貫世出世間，涵蓋著智悲、行願、學術、品概等等，悉心悉力地從善根、正智中淬煉鍛、陶鑄一番!佛法中的殊勝力用，才會暢發得徹底開顯。否則，像目前大學生或博士出了家，體解的佛法有限，便到處弘揚、鋪張、演飾體面，備造聲勢、榮光，就不容易深入、明觸佛法!我想:真發心出家爲法爲人的僧青年，一定會厭絕這些，盡從正智、善根中安身立命，也從正智、善根中捨身捨心，把定著沉得透、發得開的觀行:道場不離身心，身心不離道場。

「四事洞照自趣覺」:學佛法，有一定的程序，也有心理必具的條件，與時下流行的所謂『即身成佛』、『當下頓悟』決不相同，這誤的人太多了!現在簡括地說，須從四事著眼:一、『欲』。這裡的欲不是五欲，是指發心修學，從熱誠、高潔、渴羨中引發追求真理的善法欲，強烈而廣淨的善欲不斷鼓激著，心腦中的察慮與覺警，則攝斂得不耽塵欲，不忘正法。正(善)法欲爲底襯--大悲，所以聖龍樹說:『不以大悲爲正因，智者何能生法欲?』二、『進』。具有了熱誠的旺昂渴求感，整個身心都投入了，漸漸地觸會、領受著佛法的義味饒益，精進地忘卻困疲，從佛法中翻身豁眼的新面貌、卓器識、敞心門，則從此定篤，因爲愈進愈新了。三、『慧』，精進得愈進愈新的人，正見成爲勝境的前導之眼，所見、所悟的則絡繹得一逕晰明，法興盎然得沛然、豁然，淨慧之光就這樣爆燦得洞照身心意念中，嚴重的迷困也就鬆解了。四、『斷』。迷困鬆解得沒絆阻，身語意的粗細過患，被智光注照、掃蕩得了無遁藏之處，則進入斷除煩惱的聖境了。修學一切佛法的共點--斷惑；惑斷了，才能實現「自趣覺」淨的理想。這句話相當重要，因爲佛弟子的究竟覺悟，除了尊奉『自依、法依』的佛囑，其他都幫不上忙的。所以，要談真修學的話，就得依據前面所說的欲、進、慧、斷的步驟進行，於久長進行的歷程中，細致而周到地對每一歷程都洞照得不許含糊略過，能這樣，才會穩落得自趣覺淨。把一切佛法從身心上洞透，也能從身心上體現、兌現一切佛法，永恆地成爲決定性的三寶聖種。

「覺踐眞積啓他效，他效展傳效交加」:修學佛法，最重要的--覺警中實踐，因爲佛法對人生的經驗、了悟，全從覺中獲致的。學佛法，能從覺警、覺察、覺持中綿綿密密地行得熟悉、親切而深厚，涵照成一片清醒心行、性向，任何情況之下都能心不亂、神不倒、氣不餒，智觀順印得淨廓、了決，事相與理性都不致背離正道，秉此而體解得的、做開去的，便有相當覺踐真積的功候，一切光影與幻象汰絕得一念也不著了。菩薩覺化有情的惟一要著--『真實』，內在作證與外在推展的，一一都出發於也歸結到真實，總而言之，一味地扣緊在真實上。菩薩行者捨己救人的原則--真實；徹底真實得流露無遺，將一般實在的自我感、自私行，完全杜絕得不現念頭，手頭上決不操縱財物，肩頭上決不卸脫佛法的志性與義命，從此則成爲直現肺腑的定律。水晶體般的菩薩身心與學行，盡讓人耐看得徹澄、渾平，引起許

多人的景仰、效摹與追隨。佛法不僅是說的，最重要的是一切真實，真實中親切得融怡穆雍，不知不覺地影響了許多人跟著效學起來，許多人又引起許多人輾轉地效學，如此輾轉交加，所形成的影響與感召，則擴大得深廣而永遠。學習菩薩道的吾人，一定要從覺踐真積的觀行中，學得同水晶般的，盡讓人耐看得內外徹澄、渾平，才會形成此種深廣而久遠的影響與感召！

「慧友成群炬交照」：世間的朋友都以情感相投、相處，道義之交、肝膽相照的太少了。佛法中除了道義、肝膽，更重視智慧的相互勸勉、護念，以法、以慧、以願團集、育培出淳淨的友群，以佛道爲己任，相稱爲道友。佛法之道，以法、慧、願爲質素、驗志義，尤其著重智慧的相處、相見及相效，從智慧中察照、成長彼此的真心術、淨心行，果真做到同慧炬般徹照得內無蓋隱，外無掩飾，道義與願誓相激、相效、相頂(撐佛教虛脫)的精神與精誠，才會紮實地發露出最純淨的佛法。

中國儒家說：『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』，儒家文化所涵蓋的層面很廣大，士大夫--『學優則仕』的高級知識份子，爲了文化(道)的承傳、展發，往往邀約朋友集會商榷、切琢、揭顯出文化精髓--傳統的『國粹』；國族對國粹感領得極深確而堅篤，身心中薰陶成的質地與氣象，以友輔仁的仁心仁術，則自然地流衍出來。我們學佛的人，從釋尊詮闡的整體文化中涵育、迸湧出的真心術、淨心行，比儒者『過化存神』的精神(至少不相差)高一層，才好哩！

「灼破彼此造祥光」：佛法中智慧的特質、巨力，著重於消除一切矛盾、對抗所引致的慘酷禍患。世俗智所倡揚的文化，幾乎無一非對立的，這構成了有情苦惱之根。佛法的智觀勘透了此苦惱之根，弭平了彼此築劃的鴻溝，相互交往得氣聲暢通，『法脈』透過了『人脈』的網絡，人脈依憑著法脈的光潮，從光潮中消融也看清了一切，菩薩就這樣直學、直見諸佛，直爲、直度眾生的。普遍地投入、拉合一切眾生，導扶眾生依次而趣向佛法界的菩薩，把定的宗旨：徹超--不落於眾生相對的二，徹入--普度眾生而了無愛憎；從徹超徹入中所練就的本領：能耐制而消涵一切眾生的惑誘與擊刺，從長時大空中挺立腰幹，展出身手，淨心廣學，堅願遍化。菩薩學與化的集力點--『如來學問念處』，諸佛不論因地或果地，一切都貫注、建立於四弘誓中，菩薩『稟受』了這，忍進得遣除了一切相對，消平得身心曠暢坦泰，學佛學得透心，看人看得豁眼(順眼)，『和光同塵』的淳善相，到任何處都自然地顯得溫馨藹然，也就自然地在任何處都造成一片祥和之光，菩薩所稟受於諸佛的一切，具體說，就是這樣的一片光。現在，我們中國最急需的就是這樣的一片吉祥之光！大公之慈與無私之智，是培造此種光明的根源；學菩薩道，就必得、肯得負起培造此種光明的責任啊！

結束前，我想說幾句切實話：最認真的學佛者，總是向自己先『開心』、『換心』，現代醫術開心、換心都約人類嚴重的心臟病說；佛法所說的開心、換心，是以佛的妙慧之刀給我們自己開煩惱心、換(裝)智慧心，真肯得、敢得換心的人，總是自己立刻猛決地操刀，爲自己換裝智慧之心，種種最惡毒的煩惱病，才被根治得不發作，菩薩們的無作--不爲己作，大作--爲一切眾生廣作的弘誓與堅願，便從此發揮得永無了期，連成佛也不著意。末了，我還要贅一句，我們已面臨立刻猛決地操刀爲自己換心(迫不及待)的時候了！

世尊對頭陀行的看法

繼如法師

「頭陀行」爲心甘情願地自我受苦、吃苦的修道生活方式。

早期『阿含經』中載有「十三頭陀法」。「頭陀」(dhata)意爲「修治身心，捨棄貪欲，去除塵垢煩惱」，是釋迦佛時代古印度宗教修持中的一派，也是印度各小國間社會上所尊崇的道風。由於「苦行」有助於五欲的捨棄和煩惱的調伏，而苦行者又常具有特殊的德能，因此，古印度以來，苦行僧在社會群眾崇拜和信仰方面，感動力和影響力就特別地深遠!

「十三頭陀法」是:

(一)糞掃衣--穿著廢棄布所作成之襤褸衣，若貪新好之衣，則多損道行的追求。

(二)三衣--佛教出家眾的衣著，除了三衣(五衣、七衣、九衣)(相當於常人之內衣、外套及禮服)之外，無多餘之衣。

(三)常乞食--風雨無阻，每日乞食成爲習慣，於所得之食不生好惡念頭想。

(四)次第乞食--不擇貧富而順序沿門脫鉢。

(五)一座食--每日只在日中一食，以免數食防礙修行。

(六)一鉢食--有「節量食」的意思，指不過食，即鉢中只受適量的飯菜而食。

(七)時後不食--一日一食，中食之後不得飲漿汁之類，若飲之心生喜樂者，不能一心修習善法。

(八)阿練若住--遠離世俗居住環境而處於安靜之處所。

(九)樹下住--郊外、曠野之樹下住，如佛所行至樹下思惟求道。

(十)露地住--坐於露天、空曠之地，使心明利以入空定。

(十一)塚間住--住於墓地、火葬場，見死屍臭爛、狼藉、火燒、鳥啄，修無常苦空觀感，以厭離三界。

(十二)隨處住--以能得、所得爲滿足，任何已敷者，即如所敷而住。

(十三)常坐不臥--若安臥思慮世法，諸煩惱賊常伺其便。

此「十三頭陀法」爲修行頭陀法者的「內相」思想處與「外相」流露處:頭陀行者內持外現玩「味」頭陀法的作用以破除一切貪欲，以「現起」無貪欲狀態爲現狀；以接近少欲、知足的聖者爲安身立命的「足處」。

(增含卷五、十二之六)

世尊有一回與大迦葉尊者會面，關心大迦葉年事漸高，身體衰朽，勸他捨乞食乃至諸頭陀行而受禮請應供及穿受三衣。大迦葉尊者堅持其一貫住阿練若、行頭陀行的生活習性，並對佛陀說:「如果如來您不成無上正等覺，我則成辟支佛，而辟支佛則終究未來際盡行於阿練若頭陀行的。所以，雖

然佛陀您勸慰於我，但我還是不敢捨本行更學其餘修行者的方式。」

世尊具法眼，從法饒益、義饒益的立場稱揚大迦葉尊者的頭陀行，他說頭陀行具兩方面的益利：

(一)頭陀行，可以多所饒益，度人無量，廣及一切天人得度。

(二)頭陀行在世者，如來之法亦當久住於世，設法在世，益增天道，三惡道便滅，亦成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三乘之道，皆存於世。

『增含』卷十二之五中世尊有更進一步的開示：「其有歎說諸頭陀行者，則爲歎說我已；何以故?因我常稱歎諸頭陀行故，若有毀辱諸頭陀行者，則爲毀辱我已。」世尊如此維護頭陀行法，尚有更現實層面的意義嗎?

『雜含』一一四一經中大迦葉尊者回答世尊問義而說：我觀察所得，阿練若頭陀行有二種益利：「現法得安樂住益，復爲未來眾生而作大明。」這就說明了頭陀行的二大功能是：

(一)現法住樂，即禪坐行道時能住於安樂。

(二)爲未來學道之人樹立典範榜樣。

佛教經論中，不僅聲聞法稱歎頭陀行法，菩薩道的大乘論也推崇此法呢!『大智度論』卷四十九「發趣品」中說：菩薩摩訶薩住四地中，應受行不捨十法：

(一)不捨阿練若住處
(二)少欲
(三)知足
(四)不捨頭陀功德
(五)不捨戒
(六)穢惡諸欲
(七)厭世間心
(八)捨一切所有
(九)心不沒(不生二種識處)
(十)不惜一切物

論文中說明了四地菩薩不捨頭陀行法，五地菩薩方不修頭陀行，頭陀行法對佛弟子修道生活之重要性，由此可見一斑!真正修學佛法之人，應如何掌握道法的準繩?「道人修道、求證，不是不知分寸而是不留分寸!」『大智度論』卷六八中有言：「十二頭陀者，行者以居家多惱亂故，捨父母、妻子、眷屬，出家行道；而師徒、同學還相結著，心復嬈亂；是故受阿練若法，令身遠離憒鬧，住於空閑。遠離者，最近三里，能遠益善。得是身遠離者，亦當令心遠離五欲五蓋。」原來古來聲聞比丘所行之四聖種--著糞掃衣、常乞食、樹下坐、使身心寂靜--皆通於外道沙門、梵志等修道生活方式，所以『大智度論』卷六八文末，世尊又說：隨應因緣著糞掃百納衣，「又受戒法，盡壽著納衣、乞食，樹下住，弊棄藥」，是佛未出世以來，古老傳統中四聖種頭陀行中的三事。佛法固以智慧爲本而不以苦爲先，然以頭陀法有助於佛道，能隨順道法，故諸佛常讚歎之。

一九九七年九月廿五寫於 St. Louis

每月一書

「無諍之辯」導讀

黃國達

本書內容爲導師與當代法師和學者就佛教思想論辯的文章，其中包括：「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」、「神會與壇經」（對胡適）、「空有之間」（對王恩洋）、「敬答『議印度佛教史』」（對太虛大師）、「大乘三系的商榷」（對默如法師）、「與巴利文系學者論大乘」（對法舫法師）、「入世與佛學」（對澹思居士）等。

由這些文章中，可以對照出導師與當代法師、學者思想的不同，藉此突顯導師思想的特色所在，讀者可以根據自己有興趣的課題選讀。

佛法是緣起論而非本體論

「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」中談到「新唯識論」思想，其實只是「援佛入儒」，對佛法有許多錯誤的認識，導師特地給予一一評破，如「新唯識論」說：「萬變不窮的宇宙，自有他的本體．．．，宇宙如何顯現，是需要說明的，我們於此，正要找得萬化的根源，．．．」，認爲應該建立一個本體，來說明萬變的宇宙，然而釋迦的真義在解脫現實世間的苦迫，其中心思想是緣起論而非本體論，由於眾生沒有見到一切法的寂滅性，自性實有的錯覺沒有根除，即使經驗到現象的變化性、虛僞性和彼此依存性，但總想像背後應該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本體，這完全是玄學的臆測而已。

新論以爲「佛家語性體，絕不涉及生化之用」，「萬不可說空空寂寂的即是生生化化的。」，或許這是唯識學的說法，而空宗經論的「不動真際建立諸法」、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或許是新論所不知的吧！

中道正見

「空有之間」中，談到印度佛教的思想演變，「空有」之間的解說有很大的落差。從思想演變，到佛教風氣的轉變，由純樸到華麗終至混濫，每下愈況，到了末流，幾乎已喪失釋尊說法的原貌了。

此篇，導師以空有之間的「中道正見」爲觀察重心，說明佛教思想在歷史的演變中，如何偏離此中道正見而導致佛法衰落的過程。因爲本篇以文言寫成，閱讀上可能比較吃力，不過只要慢慢閱讀，細心思考，相信讀者們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。

佛法之根本在「緣起」，「無我、無作、無受者，善惡業報亦不失」，緣起無我，不僅用以建立因果，也由此顯示緣起的寂滅。

依因果必然之緣起律，現爲因果歷然的事相。觀緣起有，不取法相而悟入本性之寂滅，則有爲法與無爲法不是二分法。

『雜阿含』說「緣起甚深」，而緣起之寂滅爲「倍復甚深」，『大品般若經』說「深奧者，空無相無作是其義」，龍樹說「大分深義，所謂空也」，二諦中道的正見，以假名因緣和合，幻有是性空的假名，空寂是假名的性空。不以觀因果而執有，以空爲不了義；也不以觀空寂而落入空見，視因果如龜毛兔角。以此而論空有，才是中道正見。

但是有見根深者，不能悟解這樣的中道正見，以「依實立假」爲立論根本，重視法相的辨析，而流於繁瑣艱深，雖是論理嚴密，其實卻是支離破碎的，不能深解空義。在修持上，世俗心濃厚者重於布施和持戒，厭世心深重者偏於戒律和禪定，而持戒常失於拘謹，修禪定，則每每迷惑於神祕經驗，這是執著有見所生的弊病。

因爲「解不至空，學不知宗，行不至空，不足以言解脫」，所謂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」。然而虎穴確實是凶險之地。龍樹說：「不能正觀空，鈍根還自害，如不善咒術，不善捉毒蛇」。所以，學佛者，若有動機不純，戒行無基，知見不正，卻急求證入者，常常落入撥無因果的惡取空，因斷滅的邪見而惡報深重，比起常人執著有見而願意多修福德，得到樂果，顯然反而更爲不如。

導師談到：「本性空寂，唯絕無戲論者所入，唯此一道而歧途頗多。外道有絕言見。小乘、大乘行者之遊心空際者，類有相似悟境，其邪正得失，有待勘印。且於禪思中，宿習熏發，或現緣所引，身心之幻境憧憧，覺苦覺樂，見神見鬼，佛來魔來，則又常依個人的思想性格，社會之習俗環境而異其所見。有助道者，有障道者，有應有之禪境，有乖常之亂現--此中實別有天地」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只有戒行清淨及具足中道正見者，才能突破重圍，達到清涼解脫的境地。

印度佛教到了末流，性空者多混濫於真常祕密，唯識者則墮入於唯心之說。總之，是以空爲不了義，真常唯心爲究竟的。無常無我、緣起畢竟空的根本佛法，至此幾乎面目模糊，與外道的梵我思想，已經愈來愈近了。

導師在『印度之佛教』一書中，對於真常唯心論，有些批評，這是由於印度真常唯心者的末流，弊病特別嚴重，然而真常唯心論者，雖不合於性空唯名的正見，但也有許多意向端正而戒行清淨者，印度的真常唯心論者，起初倡說真常大我，戒行精嚴，頗有可觀，所謂「扶律談常」正是。

等到唯心之說日益盛行，乃超脫名相，直接標指真實之義，而其強毅淡泊的風格，也大有可取之處。如中國達摩禪，即是受其影響。到了末流，真常唯心論蔚然成風之後，一些動機不純，戒行不清淨者，更走入「欲樂爲道」的思想，混濫禪樂、欲樂和解脫樂的分際，種下之佛教衰亡的命運。

導師對於佛教思想的見解，特別見到佛法

是怎樣的因中道正見的逐漸喪失，偏向執空而忽視戒律，或執有成爲唯心論，或悲心不足、或流於玄想、或沈溺欲樂，種種流弊不一而足。印度佛教的滅亡固然有其外在因素，如回教的入侵和迫害，而佛教自身的腐化卻也是難辭其咎的，其中人性黑暗面的因素當然重要，而思想觀念的偏失卻是最主要的原因，佛法的作用就在於人性的淨化，如果失去淨化的力量，那麼就須要去質疑它的純正性了！

根本佛教的即現實世間而解脫自在，中觀佛教的真俗二諦並觀，慈悲與智慧雙運，經由導師在歷史發展中，反覆分析、論証，已經可以確認爲純正而能顯示釋迦真諦的佛法了。至於後期佛教雖也有其方便適應的功能，卻不能不加以重新審視和抉擇了！

戀世、出世與入世

「入世與佛學」特別辨析戀世、出世與入世的意義：

一、戀世：以自我愛染爲中心而進行的一切活動如：佔有、支配，向外追求，一般人稱之爲「積極」，入世。或是爲自己著想，向後退一步，清靜無爲，一般人稱爲「消極」，出世。但是，以佛法來說，這些盡是戀世的人生，既不是出世，更不是入世。

二、出世：這是我們稱之爲「小乘」的，對於現實人生，徹底觀察到：在生死流轉中的一切，是無常，是苦、是無我的，也就是沒有真正的永恆、自由和安樂，破除自我中心的愛染，得心解脫，得大自在，這是真正的出世。

這種出世的佛法，論理上是不分在家出家的。但在實際上，以出家爲理想生活，捨親屬愛，捨財物欲，一心一意，爲解脫而精進，在家者爲家屬事業所累，比較不易達成此一理想。

三、入世：僧伽中心的佛教，對世間與出世間看成是截然不同的對立面，視身心如怨賊，家屬如桎梏，三界如牢獄，對世間的厭惡情緒非常強烈。對信眾的教化，布施偏重於供養三寶，對現實人生、家庭、社會、國家，只是以自我修持來應對，這是無法適應社會的要求的，於是在家佛教青年大眾，湧現了以佛菩薩爲崇仰的「出世不礙入世」的佛教。對舊有型態的佛教，貶之爲小乘，自稱爲大乘佛教，這是入世的佛教。

大乘理論的特點，是「世間不異出世間」，「生死即涅槃」。從一切法本性空寂的深觀來看一切，於是，世間與出世間的對立被銷融了：可以依世間而向出世，出世解脫了也不離世間。

菩薩道，是以空勝解成大智慧，以福德成大慈悲。要悲願深徹骨髓，然後證空而不會墮落小乘。生生世世行菩薩道，不求急證，由此而成就的才是悲智無礙的真解脫。

然而在大乘佛法的發展中，不滿意這種生生世世行菩薩道的長遠修行，而有「自利急證精神的復活」。不過從前是求證阿羅漢，現在是急求成佛。傳統的中國學佛者，多數屬於這一型。

提到中國佛教，導師似乎感慨頗深，導師說：「中國佛教入世精神的衰落，問題在：輕視一切事行，自稱圓融，而於圓融中橫生障礙，以爲這是世間，這是生滅，都是分外事。非要放下這一切，專心於玄悟自修．．．．。問題在：在家學佛，不知本分，一味模仿僧尼，這才不但出家眾不成入世，在家學佛也不成入世。」

這真是椎心之言，導師提倡人間佛教，這應該是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吧！

「圓頓法門」的迷思

探討中國佛教在思想上的病根，導師對有中國佛教「圓頓」法門的迷思，有著鞭辟入裏的剖析，這對於習慣於傳統中國佛教思想模式的學佛者將是莫大的心理衝擊，但以探索真相的立場而言，是需要以客觀、超然的態度來認識的，導師歸納圓頓法門的特色是：

一、理論的特色是「至圓」：「一即一切」，「舉一全收」，一切佛道，一切眾生，一切煩惱，一切法門，一切因果.一切事理．．．一切一切，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，「重重無盡」，「事事無礙」。談到「心」，如果說救眾生、布施、莊嚴佛土，真的要向事上去做，那怎麼做得了呀！做不了，怎麼可說「圓滿」，「波羅密多」（事究竟的意思），原來一切唯心，一切從自心中求。

再談「法性」。如佛法以緣起爲宗，那就因果差別。今以法性爲宗，如禪宗說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，天臺宗說「性具」，賢首宗說「性起」，所以圓通無礙。

二、方法的特色是「至簡」：理論既圓融無礙，修行的方法，當然一以攝萬，不用多修。以最簡易的方法，達成最圓滿的佛果。根據這種理論，最能表顯這種意境的，莫過於參禪、念佛了！

三、修證的特色是「至頓」：基於最圓融的理論，修最簡易的方法，一通一切通，當然至頓了！例如「一生取辦」，「三生圓證」，「即心即佛」，「即身成佛」。成佛並非難事，只要直下承當就是了（如禪者信得自心即佛：密宗信得自身是佛）。

這圓頓法門固然根源於印度佛教。但急求解脫，甚至廢棄福德、慧解，卻是中國佛教明顯的偏頗。學佛的人，若這一生而沒有了脫生死，似乎死了就前功盡棄，死了非墮落不可，例如說：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」，又如說：「無禪無淨土，銅床並鐵柱」，這等於說：沒有究竟悟證，往生極樂，那死了非墮地獄不可，由於這種偏激的思想，是修行人經常活在恐懼不安的陰影之中，無法品味到法的喜悅和安祥。

既無法頓悟圓証，又無法立即往生西方，對於今世的生命沒有著落，當下的生活也是疏離而冷漠的、沒有生趣的，因此在中國佛教中，很少能聽到：此生幸得聞法，死而無憾。更沒有聽說；臨命終時，念施、念戒、念天而心無恐怖的。這就是一心一意了脫生死的後遺症。

至於一般無意於解脫的信佛者，則大多從事於布施、誦經、念佛、禮懺，以求取現生福

樂，或消罪業，以求減少死後的痛苦，這是中國佛教經懺特別發達的原因。很少有人說：以此布施、誦經、念佛、禮懺因緣，將來一定解脫，一定成佛，充滿信心與理想，而生活於三寶光明的。

這些就是中國佛教發展到圓頓法門之後所產生的流弊，回頭看看初期大乘佛法的原義，就會發現什麼才是真正的入世。

依照『般若經』的思想，導師強調：「在大乘中，大乘歸依就是發菩提心，也就是大乘信願。這是大乘的先決條件，所以說『信爲道源功德母』。歸依不僅是形式，不只是信佛教，而是從世間心行中，以三寶威德爲增上緣，從自己身心中，引發一種迴邪向正，迴迷向悟，迴繫縛向解脫，迴自我而向法界眾生---超越世間常行的力量。這是虔誠的、懇切的、熱烈的，歸向於無限光明而心安理得的。由此而成潛在的善根，名大乘菩提種子。有了菩提心種，那就怎麼也終於要成佛的，暫時忘卻而菩提心不失的，即使墮落，也是受苦輕微而迅即出離的。這就是大乘法中，極力讚揚菩提心的理由了！有了這，世間一切正行，從來都不障出世。這樣的世法，是順向佛道的：有超越出世的傾向，而不離世間的，這就是大乘的入世。當然，如執一切爲實有，在進行中會困難重重，可能會暫時忘失而退墮小乘，也可能墮落。這所以大乘的悲願，一定要與大乘的空勝解相結合，才能更穩當的向前邁進!不過，即使是墮落了，菩提心種的內熏力，一定要歸向佛道的。即使是退入小乘，也還是要回心向大的!」

這才是真正大乘的入世精神呢！

中國佛學重修持而輕慧解

有關佛學與學佛，導師有許多語重心長的話：「中國佛學，千百年來，在專重修持的風氣中；習以成性。不但三藏聖典，束於高閣。就是之『學教』的，也是我宗我祖，照本宣揚，望文生義，不求甚解，懶得對聖典痛下聞思功夫。於是法義不明，思想凝固，陳陳相因，佛教越來越空疏，越來越簡陋了。唯識學極爲嚴密，非精思密察，不能深入：唯識學應該是可以治懶的。然而，唯識學可以治懶，但治不了懶於思維的痛疾。

中國佛教的衰落，不僅是空疏簡陋，懶於思維，而且是高談玄理，漠視事實（宋代以來，中國佛教界，就沒有像樣的高僧傳，直到現在），輕視知識，厭惡論理（因明在中國，早已被人遺忘），陷於籠統混沌的境界。」

如今，在台灣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圈，聽經、聞法、研究佛法的風氣日開，佛學社、佛學院、佛研所也十分普遍，這種欣欣向榮的氣象，比之導師早期所見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語，這與現代人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有關，而像導師這樣的佛學泰斗極力倡導，相信也是功不可沒。不過，談到仍然有很多信佛者對於佛法正知見不具足，猶待有心的學佛人加倍努力弘揚才是！

書摘(一)

大乘三系的商榷 (摘自『無諍之辯』)

印順導師

大乘三系，即性空唯名論，虛妄唯識論，真常唯心論，創說於民國三十年。我說此三論的意趣.....是:凡是圓滿的大乘宗派，必有圓滿的安立。一、由於惑業而生死流轉，到底依於什麼而有流轉的可能。二、由於修證而得大菩提，到底依於什麼而有修證的可能。這二者，有著相關性，不能病在這裡，藥在那邊(念佛、持律、習禪，都是大乘所共有的行門。著重某一行持，在印度是不成宗派的)。著重這一意義去研求時，發現大乘經論宗派的不同說明，有著所宗所依的核心不同。如把握這一基本法則，核心的根本事實，那對於大乘三宗的理解，便能以簡馭繁，綱舉目張。我對大乘三系的分別，重心在此。

怎樣來分別三系

現在，先聲明大乘三系的意趣.....。

一、**性空唯名論**:依『般若』等經，龍樹、提婆、清辨、月稱等論而安立。依這一系說，一切法無自性說，爲最根本而最心要的。離卻性空，生滅無常，不外是斷見。真常，更是神我的別名。惟有從性空中，貫徹常與無常，才能契三法印即一法印，安立佛法，開顯佛法的深奧。

性空，「非作用空無之義」。依中觀者說，現證法空性，雖都無所取(與唯識者根本智證大同)，而實不破壞一切。所以「畢竟空中不礙生死」，「不壞假名而說實相」。這點，不曾爲問者所注意，所以說:「性空則一法不立矣」。「性空，而又何所謂唯名耶」。不知道，性空不但不破壞一切法，反而一切法由性空而能成立。龍樹說: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」。「若誰有此空，彼有一切義。若誰無空性，彼一切非有」。性空不是什麼都沒有，反而能善巧安立一切，此爲中觀學者唯一的特義。

因爲無自性，所以從緣而起；如有自性，即不成緣起，這是中觀者所常說的。緣起是沒有自性(空)的緣起，也就是假名的緣起。因衆生無始以來，無明所蔽，不達緣起的假名即空，執著自性有，自相有，便是生死根本。所以說:「諸法無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無所有，愚夫不知，名爲無明」。如依緣起假名而達無自性空，即得解脫。所以說:「離三解脫門，無道無果」。提婆稱此爲:「無二寂靜門」。

生死流轉的惑業苦事，生死還滅的涅槃如來事，如執有自性，即是什麼也不能成立的，如『中論』等廣破。反之，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:三寶、四諦，世出世法，一切都能善巧安立，決非破壞因果染淨(不空論者，是誤以爲是破壞的)。由於性空而有修有證，如說: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乘是摩訶衍，出三界，至薩婆若」。

性空是不礙緣起的，緣起的即但是假名，

這又是中觀的特義。唯識者析別爲假名有的(遍計所執性)，自相有的(依他起性)二類。中觀者的世俗安立，雖有正倒二類，但都是假名有(即是無自性的)。如說:「云何不壞假名而說諸法相?.....如佛所說，諸法但假名」。所以，「以世間名字故有知有得(證)，世間名字故有須陀洹乃至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諸佛，第一實義中無知無得，無須陀洹乃至無佛。.....六道別異，亦世間名字故有，非以第一義。.....第一實義中，無業無報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」。世間名字故有，是說:染淨因果，凡聖迷悟，這一切，惟有世俗名言識(通後得智)所得的假名；如以正理觀察而求自性有，自相有法(勝義有)，即都不可得。如以爲非假名有，經過智慧的抉擇，完全不能成立。經說「唯名，唯表，唯假施設」。假名，梵語本爲假施設義。不由自性自相而有，依於因緣觀待，現爲如幻如化的假有。假名有，並非說實有此名，是說「如是一切，但以名字故說。是諸名字，亦不生不滅，非內非外非中間住」。問者疑爲「唯名之執實說」，出於誤會。此絕無自性的但有假名，在世諦中法相條然，所以「名假施設(名句)，受假施設(如人如柱)，法假施設(如十八界)，應當學」。

其他學派，除假名有外，別有自相或自性有的，才依以成立一切。唯有中觀者，在法法性空的基點，宣說一切但有假名，所以以「唯名」來表示他。至於即空即假的空有無礙，都是依此而成立，而通達。

二、**虛妄唯識論**:唯識，大家都同意，不消多說。這是彌勒、無著、世親以來的大流。何以立名爲虛妄?這並非抹煞法相唯識，而是從另一角度來說。也不是遵從安慧及『中邊論』意，而是唯識學的通義。

唯識學，於三性中，著重依他起性，說依他起是實有唯事。依他是自相有，不是假名有；假名有是無自性的，空的--遍計所執性，這不是因果法，不能安立世出世間因果。依他起性是有爲生滅(無常)的，不是無爲真常法；圓成實是空性，是不生滅的無爲性，平等性，不能依此而立染淨因果。所以，惟有有爲生滅的依他起性，才有成立染淨因果可能。這是不可不有的，沒有就一切都不成立。如說:「彼於虛假處所實有唯事(依他)，撥爲非有。.....彼於真實及以虛假，二種俱謗」。「若無依他起，圓成實亦無；一切種若無，恆時無染淨」。

依他起性是染淨依，在宗歸唯識時，依他起即虛妄分別的心心所法。依此說三性，即「虛妄分別有，於此二都無；此中唯有空，於彼亦有此」；也即是「境故，分別故，爲二空故說」。依他起有，等於說內識是有；遍計性空，等於說外境是無。唯識無境與三性有空，是這樣的一致。

心心所法中，阿賴耶識是根本依，所知依，這是種現熏生，心境緣起，隨染轉淨的樞紐。而阿賴耶識是有漏有爲生滅的妄識(不一定是妄執)；玄奘所傳的護法唯識，也確切如此。有有漏的雜染(虛妄)，才能說到無漏的清淨。引生無漏清淨現行的種子，不論是本有、新熏，雖不是賴耶自性所攝，也還是依附阿賴耶識而轉。著重虛妄的依他起性--識而成立一切，豈非是唯識宗的通義。

我不是不知道，識通於不虛妄，依他通於清淨，但總是依虛妄分別識爲本，安立染淨因果，依此而明唯識。如「無始時來界」頌，本可作如來藏釋，但奘譯的『攝大乘論釋』，『成唯識論』，還著重於虛妄雜染的識種。

三、**眞常唯心論**:這是依宣說如來藏，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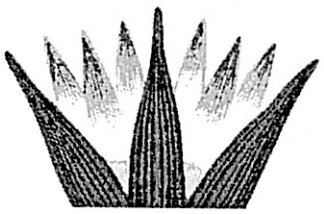
來界，常住真心，大般涅槃等一分大乘經而立；攝得『起信論』。這是把握真常爲法本的，與性空唯名論不同:「空者，即是遍計所執性」(與唯識學同)，這是不可依據而成立染淨因果的。又與虛妄唯識論不同:生滅無常，不能成立染淨因果。因爲，「譬如破瓶不作瓶事，譬如焦芽不作芽事。如是若陰界入，已滅今滅當滅，自心妄想見，無因故」。明白的說:如真的剎那滅了，染淨縛脫就都不能成立。所以，「七識，不流轉，不受苦樂，非涅槃因」。爲什麼不是?只因爲「其餘諸識，有生有滅，意意識等，念念有七」。有生有滅，七識所以不成流轉涅槃的因依，難道阿賴耶識有生有滅，就可以成立嗎?當然不會的。這非真常不可，惟有「離無常過」的如來藏，真常清淨，才有可能。所以說:「如來藏是依，是持，是建立。依如來藏故有生死，依如來藏證得涅槃」。如來藏是真常本淨的，但無始以來，爲「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所覆」(或說「陰界入所覆」，「貪瞋癡所污」等)。這是說，有與如來藏不相合的有爲雜染熏習，無始以來依如來藏而現有雜染生死。所以如來藏「離有爲相」，而「變現諸趣，猶如伎兒」。『楞嚴經』總是說「如來藏藏識」，不但說藏識，與唯識學不同，應從此處去理解。此真常的如來藏，有「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」。『楞嚴經』也說:「有漏習氣剎那，無漏習氣非剎那」。如來藏性具無漏非剎那的功德，爲無漏功德因，所以是涅槃依。成佛，也只是如來藏出纏，無漏淨能的圓滿顯發而已。

真常論，也可能不唯心。但真常大乘一致的傾向，是「自性清淨心」，「常住真心」，「如來藏心」，「如來藏藏識」等。本淨真性，總持於心性；以此真常心爲依而有生死、涅槃事，爲流轉、還滅的主體，所以稱之爲真常唯心論。

問者說:「此心指聖者言，指凡夫言，抑指聖凡二者言」。我的解答是:這是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無分於凡聖的真常心體。也許唯識學者不以爲然，而真常唯心論者，卻確以爲如此。真常唯心論如此說，唯識與性空者不如此說，這當然可「以之而判教系」。

『成佛之道』偈頌背誦

自舉辦背誦『成佛之道』偈頌以來，已有十人報名，上週新澤西州陳文強居士已完成驗收，獲贈『妙雲集』一套，爲目前第二位完成背誦者。歡迎踴躍報名參加。



「佛法與生活」對話錄

佛法在生活中的運用

（請參閱『佛在人間』之「佛法是救世之仁」）

辜隱

生：我覺得最近學佛退步了！

師：什麼事情讓你有這種感覺？

生：我最近情緒不太好，昨天在公司跟同事爭吵。

師：爲什麼會爭吵？

生：因爲他很過份，根本就是他自己的工作出錯，還怪我沒有配合他，害他被老闆罵了一頓，所以就開始爭辯，弄得很不愉快。

師：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？

生：我覺得他不應該怪到我這邊來。

師：這種想法，你覺得有沒有問題？

生：難道自己作錯事，就要怪別人嗎？

師：當然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說，如果你一直認定「他不應該如何如何」，你的對事情的認知就會被局限，看不到其他的因緣。

生：什麼因緣？

師：你看的只是「一件事情的對錯」，沒有看到彼此的想法和情緒反應。你再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景吧！他開始的時候是怎麼說的？

生：他說：「都是你！害慘我了・・・・」

師：當時你和他的情緒反應是怎樣的呢？

生：我和他都很生氣。

師：你有沒有看到生氣的感覺是一種「苦」？

生：是的，很不舒服。

師：如果就在現在，你看見自己的「苦」，同時也看見對方的「苦」，這當中你如何將佛法帶進去？

生：我會冷靜地觀察因緣，而不是彼此再激怒對方，陷入不停的爭辯裡。

師：你觀察到什麼？

生：他的情緒是因爲一連串的事件引發的，而我的情緒又是被他引發的。

師：你覺得這當中，觀念和解釋是不是也算是因緣的一部份？

生：應該是的，那麼我的觀念和解釋是什麼？

師：譬如說：你也許認爲，「犯錯的人本來就應該被指責」「你憑什麼怪我！」。

生：沒錯！我是這樣想的，所以就和他爭辯。

師：難道非爭辯不可嗎？

生：也可以不用爭辯，可是很難做到。

師：這和你看事情的角度有關，如果能在對方指責你的時候，同時感受到對方內心的苦，就容易生起慈悲心，當心地柔軟的時候，就比較能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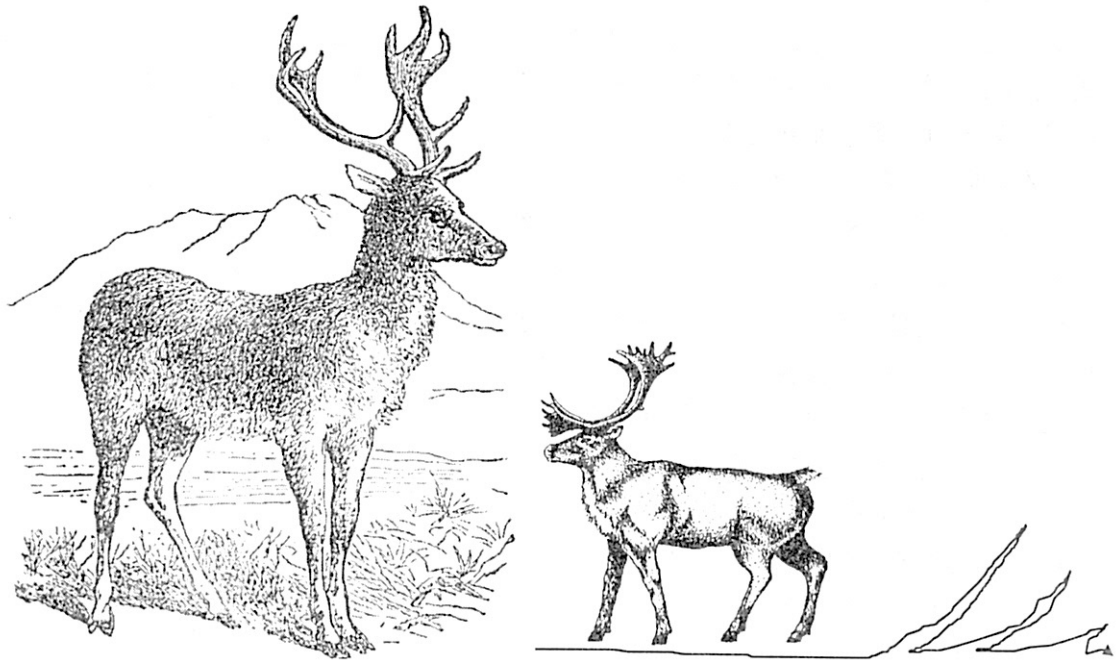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會不會太軟弱？

師：這不是軟弱，這時候，內心平靜，沒有預存任何觀念，而能看清它的緣起，明白爭執毫無益處，只是理智地處理眼前的事物，不再有情緒化的反應，這就是禪定和智慧。

生：會不會是非不分？

師；相對的「是非、對錯、應該或不應該」還是有的，但這只是整體因緣的一部份，這些都不是絕對的。以這件事情做例子，在工作細節上，往往沒有明確的分工，容易站在本位的立場來看事情，覺得錯不在自己，同事認爲你應該配合他；你覺得工作出錯是他自己的事，與你無關；而老闆認爲員工作事不應該犯錯。這些，在當事者而言都有他的理由，但也都是局限的、片面的觀點。

如果從整體的因緣來觀察，如果你的同事平時在工作上多和人溝通，你也能主動配合對方，而老闆也能注意到員工之間工作協調的程度，適當的督導，事情將會做得比較圓滿。這就是超越了個別的「是非、對錯、應該或不應該」，而能體悟到什麼是「緣起無自性」了！



本生譚中佛陀曾爲大鹿王

書摘(二)

佛法是救世之仁(摘自『佛在人間』)

印順導師

.....一切憂苦，一切問題，依人類--眾生而存在。到底眾生的身心，有什麼問題，而這樣的解決不了?依佛的開示看來，可以歸納爲四類:

A、「欲諍」:「諍」，是不和諧。從內心的猜忌，語言的論諍，到身體行動上的鬥爭，戰爭，都是諍;諍是世間不和樂的別名。爲什麼會諍呢?經中告訴我們，「愛欲」是諍的原因。內心有貪愛的煩惱在作祟，所以就不斷起諍，諍就有憂苦。『義品』說:「趣求諸欲人，常起於希望；所欲若不遂，惱壞如箭中」。「欲」，是希望的欲求。但這裏所說的欲，不只是希望，而是與「愛」(貪著)相結合的「欲愛」。如對生活資具--物質的欲愛，男女間的欲愛，家族或國族繁榮的欲愛，一切都是欲愛，而主要是經濟物資的「欲愛」。人而生在世間，衣食住行等資生物，不僅常人不能缺，就是阿羅漢聖者，也少不得。既然是當然的正常需要，爲什麼會因對物資的欲求，而引起「諍」，引起無邊的苦痛呢；不要說由於缺少，所以你搶我奪。我曾不止一次的舉例說:兩隻狗臥在地上，有人挑一擔食料，倒在地上。論理，兩隻狗是怎麼也吃不了的，大可以滿足了。然而，食物一到地上，兩隻狗是又吠又咬，邊搶邊吃。無知的狗是如此，文明的人也好不了多少!要知諍的原因在內心，只是依境遇而顯發出來吧了!

.....

B、「見諍」:諍的另一原因，是「見」。見是意見、見解、主見。但這裏的見，不只是見解，而是「執見」，是以自己不完全正確的見解或理論，執爲最正確的，希望別人接受的。人類有了知覺、認識，就會有意見，但都不免含有錯亂謬誤的成分。可是人類不大了解自己，即使感覺到自己並不完全正確，也還是固執己見。由於謬誤的見解，引起鬥諍，招致人世間的苦惱。

經上說:「以見欲繫著故，出家出家而後共諍」。這裏所說的「出家」，是釋迦牟尼佛住世時，種種的出家沙門團--六師外道之類。佛以爲，一般人爲了「愛欲」，追求物欲的滿足，而引起諍執。出家者--宗教界，卻爲了「見欲」，各執自己的見解爲最上，誹謗他人，而引起信仰與思想上的鬥諍。佛在『義品』中說:「各各自依見，戲論起諍競:知此爲知實，不知爲謗法」。佛評論說:「若依自見法，而生諸戲論，若是爲淨智，無非淨智者」。這是說:如真的那樣，那世人都是智者了!因爲人人都以自己的見解爲是呀!到現在，一般人不只是爲物欲而 諍，也爲了思想而鬥爭，「見諍」已不限於宗教界了。

.....

意見不同而引起多少論諍，原是不可免的。然而在論諍時，只有自己是對的，抹煞對方的一切，這種「見諍」，就是最嚴重，最危險的思想問題。只有我的意見，我的思想，才

是對的、好的，可以存在；別的都是錯的、壞的，不應該存在的：這就是最惡劣的「見諍」。世間是因果的存在，是極複雜的關係的存在。即使有主要的原因，也不是絕對的、唯一的原因。而有我無人的「見諍」，總是探求一最根源的，作爲思想的出發點。「唯神」、「唯我」、「唯心」（大乘唯識學，與一元論不同），「唯物」，一切從屬於這一根本的實在；依此以說明一切，作爲衡量是非的標準，進而否定不合於自己的一切。

……

意見，代表自己對事理的一種理解。事理是無限的複雜與深細，自己的那裏就絕對正確呢！如你不妨談談你自己的意見，我也可以說說我自己的意見，大家如有虛心，有同情，能更多的理解對方，也更多的反省自己。相信不用爭得面紅耳赤，或拼個你死我活，不同的意見，可以互相擇取，取長補短，漸漸的融合而表達得更正確些。然而人類大多不歡喜這麼做，而要堅執自己的。如見解而與個人（團體、國家）的利害相結合，那就更加堅執，甚至使用邪惡手段，以維護自己。人類就在這樣的「見諍」下過活。社會上時常看到，年老的父母（或其他的親人）患了病，兒女們每爲了請那一位醫生，進那一所醫院，西醫或中醫，而弄得不歡喜。如不幸而病人死了，可能會怨恨另一人，簡直是被他害死似的。由這種小事，放觀世界大事，大家正就是這樣。本來都出發於救人救世的好意，結果是堅持己見，演成意氣的鬥諍，加深了人類的苦痛。

C、「慢」：物質的欲求，是人類生活所必要的，意見也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部份。這都不一定是壞事，何以竟成爲「諍」，成爲苦痛的原因呢？依佛法說，這是受到內心深處，「慢」的影響。「慢」，如仗著自己的權勢、財力、知識、健康等，以爲超勝別人，引起「恃我凌他」的優越感。這是表現於外的，內心深處，還有細微的、根本的慢，就是直覺得自己是對的、好的。有了慢心，不但勝過別人的，就是與人相等的，或者不如人的，也還是不服。縱然什麼都不及人，卻老是不肯認輸，有時還倔強而藐視的說：「這有什麼希奇嗎」？自己明知自己不行，而不肯認輸，還要作出藐視對方的情態，佛法稱之爲「卑慢」。內心有了慢，對於物欲，就要求自己多得一些，或者精美一些。如討論不同的意見，希望採納自己的。雖明知自己的見解，並不比別人好，卻不肯心悅誠服，虛心承教，而要固執自己的。在處理事情上，就表現爲權力意志，要別人接受自己的指導。欲與見的執著，已經問題多多。加上慢心的推波助瀾，而爲了物質，爲了思想的鬥爭，問題更加嚴重了。

……

D、「癡」：潛在愛、見、慢的底裏，而爲庸常心識之特徵的，是「癡」--不明事理的蒙昧錯亂。其中最根本的，是不明無我而起的「我癡」。人人都直覺有我，我是「主宰」的意思。主是一切由自己作主，宰是與自己有關的一切，都要屬於自己，自由的支配一切，是「我」的特性。要求自由的支配一切，要在我所有的無限擴大中去實現（人類的向外開展，根源於此）；而不知越是擴大我所有的，也越是受到一切的制約而不得自由。人就是這樣的追求自由，而以還是不自由來結束一生。人人都直覺爲有我，人人都有這「主宰」的欲求；不知這種無條件的主宰意識，是愚癡。現代二十世紀的人類，知識發達，可說史無前例。然在這自我--主宰意欲的迷蒙上，我們與原始未開化的人類，並沒有相差多少！

瑣語代信通聲氣(七)

仁俊

一

怎樣才能從正確的見解中獲得受用?「正見」將「我見」降伏、斥絕得不蠢動、不亂竄、(永)不橫逞(作主),清醒明察三業安。怎樣才能從正大作爲中發揮效用?「淨願」將「我愛」對治、監控得離酷戀、離困吸、(徹)離(顛)倒沉(淪),懇篤恢廓三施充。

二

諸佛前披剖出心肝肺膽,不藏不怯不遲疑,直上直下畢竟直;眾生中豁開了面目氣量,能受能消能果敢,必投(生死救眾生)必耐(生死苦、必決絕)伏惑業。徹學諸佛爲眾生、徹導眾生學諸佛的菩薩行者,弘誓中挺卓的脊梁--莫可摧折,力緣中健正的足目--凌邁絆躓,明暗中真實的品概--絕不扣減,全憑如此的三不三必;實踐諸佛囑累,爲一切苦難眾生作後盾、爲中堅、做前衛的。

三

智慧學得、用得、決得絕情,拗轉情根練慧根,慧根奠固善根壯,解除內困外開通。慈悲提得、勘得、淬得現願,斥卻怨心償願心,願心果敢弘願充,創造勝緣成大事。生死中涉歷長時大空,如此的決得絕,現得足,菩薩因地及佛陀果地無上、無極的一切印象、聲容,嚮導得的的明明、真真實實,我們便能緊跟、穩踐得亦步亦趨,昂頭豁眼超思議,健澹澹健成大雄:大捨大荷(泯)絕三際--始、中、終。

四

一等(與超等)人之決心與作略,猛操智慧刀開剖、徹治自家愚癡病,光光正正瞻佛陀;(有形無形)頻掀慈悲潮灌潤(眾生熱惱),消溶眾生貪愛病,充充實實效菩薩。

五

智觀印決得的歷、淨豁而深徹,戀怖罣礙離念頭,智光作鑑觸處明--自覺不昧。慈行策展得懇敬、細切而(耐化)遍涵、惱謗擊刺培(度生成佛大)因緣,慈德成(無量)膽獻身(果)健--覺他不誑。「法根」解除了「命根」戀怯,智觀徹底(無著)慈行探(大)頭(面無畏),倡踐菩薩道的人,才真正能儘讓眾生肯認著我們:是最不可少的人,最急需的人!

六

念頭將佛法操存得不昧,不亂、不倒,內能澹寧平直直,素樸切真不玩演(技倆);緣頭將佛法體踐得不(待)怠、不忽、不間(雜),外能淨卓端整整,懃懇溫厚不賺斂;關頭將佛法提照得不驚、不喜、不忘,內外韌固艱貞貞,苦樂安危不戀退。

七

起心動念嚴治得不讓自我梗心、開口、作主,(慎)防的、說的與做的盡讓人聽得、看

得、察得清清楚楚，決決了了，觸不到、嗅不出自我氣息、氣味；激不動、爆不開「自我氣魄、氣燄」。起心動念都這麼嚴治得絕情絕見，深觀大行從艱貞卓絕的接人待物中，發揮、發達得不遺餘力，直(直上)通(諸佛菩薩)下見(苦惱)眾生永無極。

八

學得有真進步的人--時光成爲念頭的自鳴之鐘，鳴得自動、自發、自精進，發力發光發無盡。行得有大(人)通性的人，空智化爲緣頭的自廓之眼，廓得自絕、自立、自公涵(護一切怯劣者)，擴德擴願擴靡已。

九

佛法中的智慧作用：見理深確，說話明正，作事清廉，公平，存的心苦學諸佛菩薩，發的願普爲一切(苦難)眾生，一切時處都活在光明坦直中，脫離了世俗私圖陰影的遮蔽、崇援，徹始徹終徹超(不著一切)捨(奉獻一切)。

十

念頭上三寶空間無限擴大了，擴大到三毒無活躍餘地。空、無相、無作直從念頭體持得寧穩，緣頭核驗得明切，關頭察擇得挺決，法門中平淡得最極平常，深悟得最極深徹的「知識」--人物，總是這麼直下翻身豁眼；當(眾人)前剖心瀝膽，忘卻身心不遲徊。

十一

最應著力、奮力、致力的一種學：從自我的意識中奪回佛法念頭、事事運智伏妄想。最應發心、提心、策心的一種修：從他人(暴惡)嘴臉上敞開菩薩胸境，處處練悲耐(化)惱刺。

十二

智觀中的特見--無我，當下突破私圖：了卻世俗纏佔，胸次開朗直見佛；慈念中的卓行--爲人，當前策現公願：發揮世間普施，器量展廓永(恆拯)濟(苦難)眾(生)。此觀此念，無間無極地成爲起心動念、化爲接人待物的準則與淨德，從平等理性中，憑佛法薰陶、習應、流露佛法品質、氣象，則必能激振菩薩志性，瞻效佛陀境界。佛法衰極，眾生苦極，我們刻不容緩地提運、展現這種智觀與慈念吧！

十三

(效)「大雄」的絕情、發心處：了無商量摧破念頭之我，活活脫脫地翻身豁眼，揚眉吐氣徹底新。緣頭上見地辨得染淨，獨立特行不隨俗、導俗向真者：關頭上作略決得(捨)安(逸、當艱)危，「獻替」施捨不悖空、趣空、印法(「無當意」)者，沒一個不這麼效大雄絕情、發心的。

十四

做人做得忘卻了自己的人，內在便盡是光天化日的世界了；學佛學得牢記眾生的人，外在便豁露春風秋月的標徽了。澹淨胸懷與雄健膽概的菩薩行者，總是這麼帶頭奉獻身心，殿後護衛(苦難)群眾。我們學菩薩行的人：語默動靜或生死安危之際，念頭意底莫不如此真之又真，決之又決，言行中一切的一切，才會當下直直快快地了無遲徊、畏縮。

十五

最有大作爲的人--都從無所得開始的，因爲不肯爲自我困盤、箝挾得彈展不開；真有大發達的人--都憑有所循起步的，由於盡能向正道察擇、邁舉得坦闊淨絕。

十六

文化觀體悟得最淳熟的人，從不肯爲個己斂藏一毫，手頭淨快胸境寬；文明行洗汰得最真切的人，盡是能爲眾生披瀝一切，氣義豪壯辭色正。瞻仰佛陀效摹菩薩的大心之士，秉持、發揮如此的文化觀、文明行，才真能從佛法智觀中具體豁露悲願德行。

十七

念頭上佛法清醒得不模糊，厭絕情私身心安；眼面前世法正觀得能決定，辨擇因緣事理明。

十八

什麼人學得最夠力?絕大的決心戰勝了自我，揚眉吐氣瞻佛陀。什麼人修得最夠德?無比的大願耐荷著眾生，作日爲月效菩薩。

佛學獎助學金

「印順導師基金會」姊妹會「眾姓文教慈善行願基金會」(Rocky Foundation)爲鼓勵美加地區四眾弟子對佛法作深入之研究，提供下列四種獎助學金或補助金，歡迎申請，請洽本刊發行處黃河欽居士索取簡章及申請表格。

1. 佛學研究獎學金(申請對象:限美加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)
2. 佛學研究論文獎學金(申請對象:博士班學生已通過博士論文提案者)
3. 僧侶教育補助金
4. 佛學社團補助金(申請對象:各佛學社團)

正覺之音
Enlightenment
28 Ashbrook Drive
Edison, NJ 08820
U.S.A.

NONPROFIT ORG.
U.S. POSTAGE
PAID
RAHWAY, NJ
PERMIT NO. 262